

#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背景下的 中俄海洋合作

张 建

**内容提要：**海洋对于中俄两国各自国家利益、对外战略和推进国际秩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两国海洋观都朝着“海陆并重”的方向转变。俄罗斯在其“转向东方”战略的背景下，采取了加快远东及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重塑供应链等措施，从而强化自身在双边、多边层面的参与度，为中俄在双边、区域、国际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层面带来了海洋合作的新机遇，此举将进一步助推双方的海洋合作，促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但中俄海洋合作仍存在合作维度不均匀，观念、需求和潜力尚未充分匹配，主观定位和合作实践未完全同步等问题，需要两国克服挑战，推进合作。

**关键词：**中俄关系 俄罗斯“转向东方” 海洋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变革 海洋强国建设

**作者简介：**张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邮编：10003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俄罗斯海洋观与其国际战略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3CGJ0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5.2.5

**文章编号：**2096-0484（2025）02-0073-18

近代以降，大国崛起与海洋联系紧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秩序、欧洲秩序以及国际秩序均在发生深刻变革。海洋在新的国际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海洋合作在中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随之上升且呈不断增强趋势。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俄合作的研究，或从国际秩序演变，以及中俄战略安全、经济合作的视角分析<sup>①</sup>，或局限于两国在北极、中国东北与俄远东地区的合作<sup>②</sup>。

① 参见贺鉴、王雪：《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2期，第24-44页；Мозис П. М.，“Мор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ита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Россией”，《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No.2，2012，сс.148-173。

② 参见刘国斌、马家骏：《“一带一路”助推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研究：新机遇、新挑战及推进思路》，《东北亚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第5-16页；Dmitry Streltsov，“Russia’s View on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No.1，2018，pp.115-134。

而在海洋合作方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可行性研究与政策建议层面，鲜有在俄推进“转向东方”战略背景下对中俄海洋合作的现实考量和影响评估<sup>①</sup>，或是反映中俄海洋合作最新动态和理论研究的成果。本文基于对俄罗斯海洋问题的长期观察和中俄海洋合作最新动态的追踪研究，结合最新俄方资料，综合考察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对中俄海洋合作的现实影响，深层次分析其当前进展、意义与面临的挑战及其在地区和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作用，以期对中国研判亚太地区的海权格局演化、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及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带来一定的启发。

## 一、海洋在中俄各自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目标出发，各国对海洋观的定义均不相同。<sup>②</sup> 本文认为，海洋观是国家基于实践对海洋认知形成的基本看法、立场和理念。它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念，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国家决策层对海洋的总体认知和立场，而从微观角度看，则涉及本国对海洋及其相关海权、海军、海运、海利等领域的态度和举措，以及其国家、海洋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并随着国家利益和具体实践而发生变化。国家海洋观在区域优先、国家海洋利益与安全威胁认知、合作伙伴关系取向等多个维度上与对外战略具有互动作用。

### （一）当前俄罗斯的海洋观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秉持“重返世界大洋”的海洋观，力图巩固自身“海洋强国”地位，其海洋活动发展与外交战略深度互嵌。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的国际观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与转向。第一，俄罗斯视自身为陆海兼顾的大国、强国。俄罗斯的海洋利益存在于世界各大洋区域且具有层次性。2022 年 7 月，俄罗斯发布新版《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下文简称“俄新版《海洋学说》”），集中体现了其海洋观的最新进展。该学说将世界大洋划分为生死攸关海域、重要海域和其他海域三类利益攸关区，并指出“作为海洋强国，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遍及世界各个大洋，多种客观条件决定了俄罗斯在 21 世纪大国的生存和发展中必须既是陆地强国，也是海洋强国”。<sup>③</sup> 第二，俄罗斯海洋合作的重点从

① 参见杨震、任燕燕：《国际秩序大变革背景下的中俄海洋合作》，《东北亚论坛》2024 年第 3 期，第 114-124 页；Alexandr Burilkov, Torsten Geise, “Maritime Strategies of Rising Powers: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Russ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No. 6, 2013, pp. 1037-1053.

② 中国学者对海洋观的论述与定义参见：张蕴岭：《对海洋观和海洋秩序的思考》，《东亚评论》2020 年第 1 期，第 1-6 页；李旭东：《个体与整体海洋观：马汉海权论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差异比较》，《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第 12-20 页；刘训华：《国家海洋战略教育：海洋教育实践推进的新视域》，《浙江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第 143-150 页；王燕琴、董立功：《陈嘉庚的海洋观及其实践探索》，《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 年第 5 期，第 19-26 页等。

③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ремль, 31 Июл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215> [2025-01-02].

大西洋逐渐转向北极和太平洋。俄新版《海洋学说》对全球区域的优先级别排序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大西洋方向从第一位降至第三位，北极方向成为俄罗斯海洋活动的首要区域方向，太平洋跃居第二位，实现了海洋层面上的“转向东方”。2023年3月发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下文简称“新版《对外政策构想》”）提出“确保俄罗斯在海洋、外层空间和空域的利益”。对于俄罗斯来说，随着其与美欧等大西洋区域主要国家关系恶化，大西洋及相关海域作为能源和粮食等贸易通道的作用进一步受到制约。而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海运航线条件较好，沿岸国家经济活跃，也与俄国家战略“转向东方”趋势相近。第三，俄罗斯的海洋观明确区分“友好国家”和“非友好国家”。新版《对外政策构想》提出：“为确保以俄罗斯的安全和发展为目的对世界海洋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以及对抗不友好国家及其联盟对俄海洋活动采取的单方面限制措施，俄罗斯将优先关注：一是确保俄罗斯在运输、通信和世界海洋资源中的利益；二是负责任、合理地开发世界海洋的生物、矿产、能源等资源，开发海洋通道系统，保护海洋环境；三是根据国际法确定俄罗斯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保护其在大陆架上的主权权利。<sup>①</sup>此外，俄罗斯试图阻止“不友好国家”将北极地区军事化并妨碍俄在该地区行使主权。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将更加侧重发展与“非西方世界”及“友好国家”的海洋合作，不仅包括中国、东盟以及印度，还提出发展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以及伊朗的关系。

## （二）中国的海洋观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意义。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八大顺应形势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方针。<sup>②</sup>2024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边海空防建设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全局统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主动。<sup>③</sup>

综合来看，当代中国的海洋观在海权、海洋、海军方面的核心内涵都在发生转变。第一，从传统的“陆主海辅”转为“海陆并重”。此前，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以陆地为主、海洋为辅的国家，陆地仍为根本，海洋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ремль,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2024-12-10].

②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025-01-10].

③ 《强化使命担当 创新思路举措 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人民日报》2024年8月1日，第1版。

海陆应该相互弥补促进，共同发展。<sup>①</sup>但随着世界整体走向海洋、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及东海、南海等周边海域风险和挑战加剧，中国实施“海陆并重”或“海陆兼顾”战略是大势所趋，经略海洋正在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中，海洋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维护国家权益中的重要一环。第二，从国家自我防卫能力和应对安全威胁角度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深海安全已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土、资源、生态、经济和海外利益等诸多领域的安全也都与海洋密切相关。中国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既可对危害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产生震慑作用，也可以参与并引领全球海洋治理，塑造有利的地缘态势，增强自身在新海洋格局中的战略主动。第三，海洋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健全维护海洋权益机制。<sup>②</sup>海洋强国建设离不开发达的海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海洋战略性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进一步促进海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此外，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以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征服海洋和被动应对海洋威胁的思路，提倡主动与其他海洋伙伴建立“共商共建共享”关系，真正将人类与海洋命运结合起来。习近平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連結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sup>③</sup>，体现了中国海洋观高度的和平性与合作性。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俄两国都是有着较长海岸线且紧邻大洋的世界大国。尽管两国在具体理念、统筹安全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及其对外合作开放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从中俄的海洋观可见，两国领导人都对海洋表现出高度重视并将海洋视为维护国家利益、反对海上霸权的场域，都在致力于推动本国向海洋方向发展，海洋在两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 二、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及其对中俄海洋合作的影响

中俄开展海洋合作受两国国家利益及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俄罗斯“转

① 参见陈彩云、苏浩：《陆主海辅——中国地缘特征探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③ 《肩负起维护海洋和平安宁的重要责任》，《人民日报》2019年4月25日，第4版。

向东方”战略是其国家发展的方向性和战略性重大举措。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扩展了其外交空间，也促进了中俄海洋合作加速发展。

### （一）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背景及措施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指的是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对内对外活动的重点转向东方，对内提升对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开发速度，对外更加重视与东方国家和亚太地区的合作。<sup>①</sup>从地域视角来看，俄“转向东方”战略涉及的范围大致涵盖了俄西伯利亚和远东、亚太、欧亚和北极等地区。<sup>②</sup>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亚洲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化新的发动机。<sup>③</sup>俄罗斯在2013年版《对外政策构想》中提出：“全球大国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主要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是这一发展速度最快的地缘政治区域的组成部分。”<sup>④</sup>根据俄罗斯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可将2010年后其“转向东方”的对外战略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1. 2010—2013年的理念争论期。2010年前后，俄罗斯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逐渐恢复发展，国内开始出现将外交和经济注意力投放到亚太地区的呼声，意图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由此，“转向东方”的提法开始频繁出现在俄战略界。<sup>⑤</sup>理念争论的基本共识是：俄罗斯需要重视东方并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关系。2. 2013—2022年的缓慢发展期。该阶段俄美关系“重启”失败，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不断升级。随着西方对俄罗斯逐渐“关闭”合作的大门，双方的合作逐渐减少，俄罗斯与东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开始逐渐替代与欧洲的关系。3. 2022年至今的快速发展期。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欧盟追随美国，一方面加强对乌援助，据2024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1月24日至2024年10月31日，欧盟累计对乌克兰承诺援助总额2012.6亿欧元，其中承诺财政援助1201.8亿欧元，军事援助703.8亿欧元，人道主义援助107亿欧元（落实援助数据分别为援助总额1058.6亿欧元、财政援助486.6亿欧元、军事援助471.9亿欧元、人道主义援助100.1亿欧元）；<sup>⑥</sup>另一方面对俄实施全方位制裁，截至2025年2月下旬，欧盟已通过16轮对俄制裁措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导致其外交空间大

① 参见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第50页。

② 参见伊戈尔·马卡洛夫：《转向东方》，王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1-6页。

③ Kishore Mahbubani, *The Asian 21st Century*,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2, p. 3.

④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ремль,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http://static.kremlin.ru/media/events/files/41d447a0ce9f5a96bdc3.pdf> [2025-01-10].

⑤ 参见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第51页。

⑥ “Ukraine Support Tracker Data”,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December 19, 2024,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ukraine-support-tracker-data-20758/> [2025-01-24].

幅压缩，“转向东方”战略兼具地缘政治甚至文明特征。<sup>①</sup> 2024 年 5 月，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随即批准《俄罗斯 2030 年前及未来 2036 年前国家发展目标》战略文件，其中“转向东方”仍然是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2024 年 6 月，普京再次强调，远东地区无论用电量、运输量，还是黄金、煤炭产量都在大幅增长，发展远东地区是俄罗斯在整个 21 世纪的优先事项。<sup>②</sup> 由此可见，两次乌克兰危机是俄“转向东方”战略的“催化剂”。

为进一步落实“转向东方”战略、融入亚太一体化进程，俄罗斯主要采取以下四方面的举措。一是对远东及亚太地区的基建、物流及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增加港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对北极资源的开发和航道建设能力。2023 年 12 月，普京提出：“俄罗斯将在未来 10 年大力发展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将对俄罗斯以及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物流网络产生影响。”<sup>③</sup> 2025 年 1 月 9 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批准一项实现俄 2030 年前及 2036 年前国家发展目标的计划，其中提到北极航道和太平洋沿岸海港运力，扩建机场、修建连接物流中心和海港的道路，促进远东与其他地区的合作。<sup>④</sup> 二是重塑供应链，加速将贸易关系和能源出口“转向东方”。“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爆炸、乌克兰终止俄管道天然气过境输送，使得欧俄能源合作前景渺茫。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印尼的经贸联系与能源合作明显增加。三是通过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拓展外交空间、增加对美博弈筹码。在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发展对外关系的优先次序为：近邻国家、北极、中国与印度、亚太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欧洲、美国和其他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南极。<sup>⑤</sup> “东方”国家排序普遍靠前。近年来，俄罗斯大力加强与亚洲国家合作，与中亚五国、中国、印度、越南、印尼、朝鲜、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双边关系均有提升。四是重视亚洲的多边机制。为扩大俄远东地区开放程度，吸引外国资本，促进国际合作，俄罗斯自 2015 年开始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普京在 2024 年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上提

① 参见伊戈尔·马卡洛夫：《转向东方》，王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 年，第 7 页。

②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риор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до конца века”，РИА Новости，31 Марта 2023 г.，<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2025-01-10].

③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о грядущем《десятилетии большой стройки》”，Ведомости，15 Декабря 2023 г.，<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news/2023/12/15/1011335-putin-zayavil-o-gryaduschem> [2025-01-10].

④ “Мишустин утвердил план по достиж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РИА Новости，9 Января 2025 г.，<https://ria.ru/20250109/tseli-1992920450.html> [2025-01-31].

⑤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Кремль，31 Марта 2023 г.，<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2024-12-10].

到：开发远东地区已成为俄罗斯增强全球地位最重要的因素。<sup>①</sup> 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内打造了“欧亚经济联盟”并提出发展“大欧亚伙伴计划”。此外，俄罗斯还强化在多边层面与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的合作。

在与大西洋国家海洋合作全面受挫的背景下，俄罗斯更加重视太平洋和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而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深化推进，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也非常重视，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为中俄海洋合作带来了更多机遇。

## （二）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给中俄海洋合作带来的机遇

首先，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为中俄海洋合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良好平台。俄罗斯实施“转向东方”战略后，其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物流通道不断完善。作为“转向东方”战略的创新举措，俄罗斯正在打造远东经济特区、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俄罗斯远东地区海洋建设方面的基础设施现代化进展不断加快。俄远东海洋基础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国通过企业投资、金融机构贷款等多种方式为项目提供资金。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方面，如港口建设技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技术等领域中俄也有合作空间。2023年3月，中俄两国发布《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其中提及加快发展中俄“东北—远东”地区合作，大力发展海运等物流体系。<sup>②</sup> 当下，中国已连续15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3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2401亿美元，提前达到中俄元首此前设定的2000亿美元的经贸额目标。2024年中俄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448亿美元。<sup>③</sup> 中俄物流体系已经形成了以传统的海运、中俄班列铁路、海铁联运为主，空运、汽运为辅的基本格局。由于乌克兰局势的影响，黑海方向的海运基本已经停止，波罗的海以圣彼得堡为目的港的海运则因北约扩员和西方制裁风险叠加。在远东，由于海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俄远东地区正在采购更多海洋物流新设备，扩建新集装箱平台。俄远东海运集团计划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集装箱场站扩大

① “Выступая на IX форуме, Путин отметил, что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тало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укрепления позиций России в мире.”, Кремль, 5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029> [2025-01-24].

② “План п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России и КНР до 2030 года утвердят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РИА Новости, 22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ria.ru/20230322/sotrudnichestvo-1859756652.html> [2025-01-25].

③ “2024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2025年1月13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5/6312783/index.html> [2025-01-27].

20%。<sup>①</sup> 随着俄罗斯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国青岛、连云港、宁波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而转运至俄罗斯重要城市的海铁联运方案日益增多。中国企业将更多参与俄远东港口的海洋设施现代化进程,从而提升中俄之间的海运效率和保障海上供应链稳定。中俄海洋互联互通物流合作为远距离、大批量的大洋物流运输提供了更可靠的方案,海运合作是两国共同探索利用海洋并将海洋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体现。

其次,为中俄北极合作、能源合作带来更多利好。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封的北极可通航时间逐步变长,俄罗斯正在加快北极地区的招商引资和开发利用。中俄两国的两个大型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北极液化天然气2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亚马尔项目是中俄首个北极大型能源合作项目。在项目进行建筑材料及模块物流运输过程中,中俄两国通过海洋合作开辟了向东延伸的北极白令海峡新航道。2024年8月13日,普京签署法令成立总统直辖的国家海洋政策机构,负责俄海军的战略发展规划,确保北极地区利益,推动海洋活动发展,为海洋委员会提供信息和分析支持,向总统提出保护海洋利益和增强海洋防御能力的建议。<sup>②</sup> 2024年9月,普京在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在2025—2030年贷款限额中,追加划拨1000亿卢布用于远东和北极各城市的战略发展规划。<sup>③</sup> 机制建设和资金保障为中俄北极合作带来了更多机遇。继芬兰、瑞典近年加入北约后,北极圈内八个国家中有七个是北约成员国,这使俄精英阶层关于中国参与北极开发利用的观念正在发生更为积极的变化。

最后,俄罗斯在双边、多边外交领域的“转向东方”有助于中俄通过海洋合作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压力并提升两国的地区影响力。一方面,俄罗斯“转向东方”需要稳定的亚太安全环境,这有助于提升中俄共同应对海洋挑战、增强海洋战略协作的能力。冷战后北约东扩导致西方与俄罗斯深陷安全困境。<sup>④</sup> 在美国的不断支持下,北约早已不是“防御性地区军事联盟”,北约的“亚太化”进程在拜登执政期间明显加快。2021年,北约在“2030年议程”中提出要积极介入亚太地区事务。2022—2024年,亚太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在2022年的北约峰会上,拜登提出“将北约军事

① “ВМТП до 2025 года планирует расширить контейнерные площади на 20 процентов”, *Алта-Софт*, 3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www.alt.ru/logistics\\_news/99430/](https://www.alt.ru/logistics_news/99430/) [2025-02-01].

② “Путин Утвердил Положение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р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ИА Новости*, 13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ria.ru/20240813/more-1965961832.html> [2024-11-10].

③ “Выступая на IX форуме, Путин отметил, что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тало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укрепления позиций России в мире.”, *Кремль*, 5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029> [2025-01-24].

④ M. E. Sarotte, *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43-47.

力量向亚太延伸，以平衡东方新兴势力的崛起”。2023年7月，北约和日本签署涵盖海洋安全合作、提高联合军演频率的《个性化伙伴计划2023—2026》（IT-PP）。2024年9月，北约联合韩国举行“联盟力量2024”网络安全演习。<sup>①</sup> 北约“亚太化”趋势加剧了地区安全压力。中俄对北约“亚太化”趋势及“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都持反对态度。2023年12月，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俄中关系是世界稳定的最重要保障之一，西方试图将北约活动转向明显超出该组织章程目标范围的亚洲方向，在亚太地区不断挑衅，制造了紧张局势。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认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亚洲的扩张”。<sup>②</sup> 美国“印太战略”以及北约的破坏性动向加大了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中俄海洋合作是亚太安全稳定机制的重要内涵，双方通过联合巡航、联合军演等措施促使亚太地区形成力量平衡，防止地区力量对比失衡，维护亚太地区的地缘安全稳定，保障中俄双方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并提升亚太地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转向东方”战略促使俄罗斯更加重视远东地区和亚太区域，中俄东北—远东地区经济合作蓬勃发展，中俄海洋合作在安全、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得以拓宽，战略契合点增加，共同机遇的增加促进中俄海洋合作进入新阶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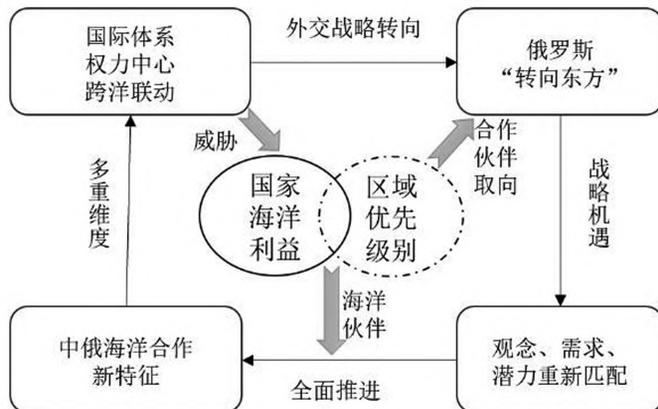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影响中俄海洋合作的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Над НАТО довлечет Восток”,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0 Июля 2024 года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6821801> [2025-01-26].

② Там же.

### 三、中俄海洋合作的最新进展

中俄通过海洋合作增进了互信，提供了联合巡航等有价值的公共产品，在双边和多边合作、地区和国际秩序演变、全球治理层面都取得了进展，未来两国将共同应对挑战，积极塑造有利的海洋战略态势。

#### （一）双边层面：海洋合作不断深化拓展

当前，中俄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两国海洋合作的深化拓展与俄“转向东方”背景下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节奏一致，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多个维度都得到深化与拓展。

第一，军事与安全合作更为紧密。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挑战、威胁和危险是传统陆权大国认识海洋、与海洋互动的首要关切，也是中俄海洋合作的重要方向。2022 年，中俄两国采取了“不经兵力集结、不经港岸磋商，直接奔赴演习海域、直接展开海上行动”的模式。除此之外，中俄海上联合巡航也已实现机制化，自 2021 年起每年在联合军演后开展海上联合巡航，范围包括日本海、西太平洋、东海海域。<sup>①</sup> 联合巡航作为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公共产品，是双方进一步提升军事互信和防务合作的体现，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举行大量针对中俄海洋联合军演的回应，有助于保护区域内各国的海洋经济活动，维护亚太地区和乎稳定。

第二，北极地区合作有突破性进展。北极地区是中俄海洋经济合作较为集中的地区。随着国际社会对北方海航道（NSR）的关注度持续上升，<sup>②</sup> 近年中俄北极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23 年 10 月，普京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宣布：从 2024 年开始，北方海航道全线冰级货船将全年通航。<sup>③</sup> 2025 年 1 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布的 2024 年北方海航道的货物流量再创新高，为 3789 万吨，而 2023 年为 3625 万吨。<sup>④</sup> 北方海航道的进一步开发将极大降低中俄能源贸易的运输成本。两国已就北方海航道的合作达成诸多共识，双方北极合作的机制架构不断完善。2024 年 8 月，两国成立中俄北极航道

① “ВМФ России и ВМС Китая Начали Совместное Патрулирование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РИА Новости，28 Июля 2023 г.，<https://ria.ru/20230728/patruirovanie-1886753661.html> [2024-11-10].

② 北极航道包括东北航道、西北航道和中央航道，北方海航道（NSR）系东北航道的一部分。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овел длитель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и Цзиньпином”，Ведомости，19 Октября 2023 г.，<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23/10/19/1001383-putin-provel-peregovori-s-si-tszinpinom> [2025-01-19].

④ “Объем грузоперевозок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морскому пути установил рекорд”，Атомфлот，9 Января 2025 г.，<https://rosatomflot.ru/press-centr/novosti-predpriyatiya/2025/01/09/11644-obem-gruzoperevozok-po-severnomu-morskomu-puti-ustanovil-rekord/> [2025-01-19].

合作分委会，同年11月，中俄召开北极航道分委会首次会议，确定航运开发、航行安全、极地船舶建造和技术开发为重点合作领域，致力于推动两国北极航道合作开发。

第三，海洋科技合作内容逐渐丰富。中俄海洋科技合作在机制建设和成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在机制建设方面，两国已共建中俄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中俄海洋生物生态联合实验室，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自2016年起，中俄两国已多次完成北极联合科考，在海洋的地质、资源、光学等方面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基础资料。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项目合作中就涵盖中俄先进技术交流 and 深度产业合作，中国在船舶制造、钻机生产和北极资源开发上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第四，海上执法和海警合作务实深化，法律与执法机制不断完善。2023年4月，中国海警局和俄联邦安全总局签署《关于加强海上执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巴伦支海大规模演习“北极巡逻—2023”。<sup>①</sup>2024年4月，中俄举行首次海警工作级会谈。9月，双方首次围绕打击海上安全威胁、海上搜救等课题组织联合演习。9月底，中国海警编队首次进入北冰洋海域。10月21日，中国海警局与俄联邦安全总局举行中俄海警第二次高级别会晤，继续提升两国海警远海联合行动能力。

中俄海洋合作在双边层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海运效率与安全性进一步提高，蓝色经济合作成为中俄关系具有潜力的增长点。

## （二）区域层面：共同维护重点海域的和平稳定

区域是中俄两国观念、需求和潜力重新匹配的重要层面。俄罗斯海洋利益关注的传统重点区域为大西洋，随着“转向东方”战略的落实，俄罗斯开始增加对太平洋、印度洋的关注度。传统上中国海洋利益关注的重点区域为太平洋，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对大西洋、印度洋投入了更多关注。同为世界大国，中俄在全球重点海域和关键海洋问题上存在共识。中俄在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海域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安全稳定的区域环境对中俄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意义重大，维护这些地区海域的和平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实践中，中俄在亚太地区加强合作的同时，双方在大西洋、印度洋等区域的合作也日益增多，实现了多元区域合作。

中俄共同为亚太地区各国的海洋合作提供保障。中俄两国不针对第三方、不在地区内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圈子，以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保护海上交通线以及反恐、打击海盗为目标，积极为区域安全和海洋经济活动安全提供保

<sup>①</sup>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и в Сфере Морского Прав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26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ria.ru/20230426/kitay-1867771300.html> [2024-12-13].

障。2024年8月,中俄两国运输部门签署“海上搜救合作谅解备忘录”。<sup>①</sup>此外,中俄也积极探索就海洋问题与区域内国家合作,在实践中探索“中俄+”合作模式。中日韩俄海上搜救合作操作级别会议是四国政府间海上搜救合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2023年10月,四国在中国举行第25届中日韩俄海上搜救合作操作级别会议。

中俄还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方向开展区域海洋合作。2012年以来的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增强了双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成为中俄海军合作的主要平台。2015年、2017年、2024年中俄分别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芬兰湾进行联合演习,提升了中国海军在远距离海域的安全保障能力。在印度洋方面,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增加了印度洋的区域风险系数。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洋是“海上丝绸之路”和能源运输的关键路线,需要维护海上航运安全。2015年版《俄罗斯海洋学说》也将维护印度洋的安全稳定视为俄海洋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旨在保护其中东和非洲的海外利益安全。中俄与伊朗、南非在印度洋地区开展海上联合演习,展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能力和决心。<sup>②</sup>

### (三) 国际秩序层面: 推进海洋秩序多极化

中俄两国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多极化国际秩序,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海洋秩序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依托海洋霸权和军事实力,西方较早地在国际秩序构建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而它们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又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海洋领域采用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强调“海洋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其他国家行使自己的海洋权利。基于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一向追求海洋霸权,近年来更是通过“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构建排他性集团,使海洋秩序近乎“失序”。

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各项海洋法中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中俄两国都主张维护该公约,推动建立更为公正平等的海洋秩序。中国主张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原则和明文规定,反对倚仗军事实力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sup>③</sup>俄罗斯遵守并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各国应遵守该公约并通过其有效维护自身权利。在俄新版《海洋学说》中,“国际法”一词出现了20次,俄罗斯认为“在国际海洋法公约框架内,国家充分享有公海行动自由”。

① 《中俄总理第二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24年8月22日,第2版。

② “《Защитить Общ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Аравийском Море Проходят Учения РФ, Ирана и КНР”, RT, 16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russian.rt.com/russia/article/1123710-rossiya-iran-kitai-ucheniya> [2024-11-10].

③ “中国呼吁共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4年6月5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5682.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5682.htm) [2025-01-26].

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内，俄罗斯在实践方面也有自身对国际秩序的独特思考。俄罗斯的“海洋观”不否认现有海洋秩序的合理性，但也认为必要时将以行动打破现有秩序中的不合理之处，以事实来促进国际海洋秩序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变。<sup>①</sup> 俄国家海洋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根据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确保俄罗斯能够进入世界大洋空间以及利用其中的水、燃料、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与此同时，俄罗斯倾向于依据“历史上形成的权利”，主要意图是抵御一些国家试图破坏俄罗斯在黑海和北极“历史形成的国际法律规范”，其认为在国际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要尊重“自古以来”的国家海洋权益。<sup>②</sup> 面对个别国家或国际组织对俄的不友好做法，俄罗斯主动退出了部分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如2024年10月，由于国际海洋勘探委员会在西方支持下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暂停俄罗斯参与国际海洋资源勘探的活动，普京签署法令退出了该委员会。<sup>③</sup> 面对困局，俄罗斯灵活解释并运用公约的规定来维护海洋秩序与国家权益，具有启发性。<sup>④</sup> 此外，面对南海问题的复杂现状，俄罗斯明确提出，域外势力不应插手和介入南海问题，南海的和平稳定应由中国和东盟相关国家共同维护。<sup>⑤</sup>

中俄海洋合作促进双方海洋秩序观的相互理解和海洋秩序的良性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秩序变革，因为只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海洋秩序才能确保各国分享海洋经济发展的机遇。<sup>⑥</sup>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海洋秩序多极化正逐渐成为共识。中俄海洋合作在海洋秩序方面的共识代表了许多新兴海洋国家制定相关海洋规则的诉求。

#### （四）聚焦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前沿问题

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应对传统和非传统海上安全以及保护海洋环境、抵御海洋灾害等问题。中俄在全球海洋治理层面的合作正是当前形势所需，美西方在海洋治理层面无法或不愿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需要中俄两国为化解全球海洋威胁提供思路和方案。

- 
- ① 参见王郅久、徐晓天：《俄罗斯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政策及实践》，《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5期，第51页。
  - ②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Мор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Кремль，31 Июля 2022 г.，<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215/page/1> [2024-11-10].
  - ③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закон о выходе РФ из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моря”，ТАСС，29 Октября 2024 г.，<https://tass.ru/politika/22261755> [2025-02-11].
  - ④ 参见唐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俄罗斯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海大法律评论 2020-2021》2022年辑刊，第350页。
  - ⑤ “РФ и КНР выступили против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не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сил в вопросы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ря”，ТАСС，16 Мая 2024 г.，<https://tass.ru/politika/20816969> [2025-01-31].
  - ⑥ 参见杨泽伟：《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历程、影响与未来展望》，《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37页。

近年来,中俄两国致力于在多边平台和框架内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全球治理的前沿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2023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致力于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更多公共产品。<sup>①</sup>2024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关注了两大海洋污染问题。一是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放射性污染水问题。中俄强调日本必须与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展开透明的充分协商,以科学、透明、安全的方式妥善处置污染水,并接受长期监督,有效保护海洋环境和各国民众健康权益。二是塑料垃圾造成的海洋污染问题。面对已成为全球海洋治理新兴而紧迫的重大议题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中俄将在尊重各国国情和主权的基础上同各方一道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加大对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治理力度。<sup>②</sup>在共同所在的国际合作机制中,中俄海洋合作也有推进。2023年6月,金砖国家“海洋与极地科学”专题领域中方咨询专家组成立。2024年6月,俄罗斯举办了金砖国家“海洋与极地科学”专题领域工作组第六届会议,金砖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多。在观念、需求和潜力的三重匹配之下,中俄关于全球治理的观念共识将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公共产品。

#### 四、中俄海洋合作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发展趋势

中俄海洋合作既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存在问题和挑战。内外因素决定了中俄海洋合作在合作维度、合作水平与实效、目标、定位等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 中俄海洋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合作维度不均衡。在安全领域,中俄已实现常态化的“海上联合”系列军演,且效果显著,如最近一次是2024年7月中俄两国军队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4”联合军演,展示了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但在经济领域,中俄主要以北极资源开发和北方海航道合作为主,并依靠代表性大项目作为支撑,而其他领域的合作仍显规模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未能充分发挥蓝色经济合作的规模效益和协同优势。同时,民间经济合作活力不足。

二是观念、需求和潜力尚未充分匹配。当前中俄双方在海洋方向的合作需求较强,并具有充分的合作潜力,但在海洋合作的水平和内容上仍有不足。例如,俄罗斯远洋和深海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具有较高水平,但目前与中国在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3月22日,第2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4年5月17日,第2版。

领域尚未开展足够的科技创新合作。

三是主观定位和合作实践未完全同步，目标仍存在游移现象。目前中俄在海洋合作的具体定位和目标方面尚未完全同步，实践中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在船舶制造方面，一些俄罗斯精英担忧与中国合作会对中国的技术和工艺产生“依赖”，认为俄罗斯所订购的新船舶应在本国造船厂而非中国造船厂制造。<sup>①</sup>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官员也表示，将破冰船的设计文件转让给中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些北极开发合作伙伴正在与俄罗斯竞争。<sup>②</sup> 在能源领域，俄罗斯仍然担忧“买方主导”的风险会造成自身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只是现阶段与西方国家关系降温软化了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sup>③</sup>

造成上述问题的因素既包括主观因素，也包括外界环境因素。

一方面，俄罗斯在亚太方向的合作经验和海洋部署仍有不足。一是俄罗斯实施“转向东方”战略积累的经验仍不足。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国际地位是俄罗斯长期追求的目标，其政策“东向”“西向”摇摆的本质在于追求并实现与西方的战略地位平等和所获利益均衡。俄“转向东方”战略并非意味着永久背离西方。<sup>④</sup> 现实情况是，虽然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破裂，但俄实际上更擅长处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反而在与东方国家交往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经验储备。俄罗斯需要全面提升与东方国家的交往能力，但海洋又是非常特殊的领域，涉及领土安全、航行自由以及战略资源等敏感问题，这需要更高的要求 and 全方位投入。二是中俄海洋布局存在错位。陆权观念仍然深刻影响俄罗斯的战略布局，在国家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俄对海洋方向的投入会变化不定。同时，俄罗斯的海洋观存在安全与发展失衡问题，其海洋观更注重政治军事诉求，而海洋经济概念较为淡漠，开发程度和影响效应有限，至今仍未形成系统性海洋经济管理体系。在双方共同所在的西北太平洋地区，两国的地区发展定位不能完全吻合。俄罗斯的首要目标是保障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而中国则更为关注这一地区的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

另一方面，在北约“亚太化”的趋势下，中俄海洋合作不断被美西方恶意抹黑、诋毁。2023年日本发布了新版《防卫白皮书》，其重点之一是指责中俄在日本周边的联合活动。此外，中国、俄罗斯和南非海军例行性海上联合演习

① Мозиас П. М., “Мор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ита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Россией”,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2, 2012, С. 169.

② “Нет Стапелю в Чужом Отечестве”, *Коммерсантъ*, 30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965338> [2024-11-10].

③ “Ледя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Где Разошлись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РИА Новости*, 5 Июля 2021 г., <https://ria.ru/20210705/sotrudnichestvo-1739995255.html> [2024-11-10].

④ 参见尚月：《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4期，第21页。

也被视为“中俄正在与美国争夺对非洲的控制权”。<sup>①</sup>但事实上中俄在公海上的联合演习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它以海洋事业发展和防御性保障国家海上安全为基本准绳，并不寻求海洋霸权、不针对第三方。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说，“西方国家对三个主权国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准则的演习感到不安，但对同一时期美国军舰频繁在中国南海、台湾海峡附近演习却保持冷静，美国在全球拥有200多个军事基地，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在世界各地进行演习”。<sup>②</sup>这种“双重标准”和不断渲染中俄海洋威胁的行为，目的是挑起周边国家的担忧和猜疑，不利于边海问题在可控框架内的妥善解决。<sup>③</sup>

此外，美西方还运用多种手段打击和破坏中俄海洋经济合作中的战略性项目，导致两国正常的商业合作面临障碍。美国政府官员曾表示，美国在尽一切努力阻碍俄罗斯获得能源收入。<sup>④</sup>2024年5月，美国对中俄在北极地区的第二个大型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北极液化天然气2项目的关键运输船进行制裁，这让大型模块无法运抵，项目建设也面临巨大障碍。因此，尽管2023年底该项目首期就已投产，但因西方制裁，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无法交付，导致产品运输困难。

## （二）中俄海洋合作的发展趋势

尽管中俄海洋合作面临着主客观制约和内外因素挑战，但其驱动因素仍然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中俄海洋合作仍然具有广阔前景。

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中俄海洋合作观念与能力将继续提升。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大趋势，有助于强化两国形成海洋战略协作伙伴概念。在俄方看来，2024年普京访华有助于将双方未来发生冲突的风险降到最低，<sup>⑤</sup>从长远来看，中国仍将是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主要方向之一，推进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仍将是俄战略界的主流共识。中俄关系稳定不仅保障了两国陆上边境地区的安全，而且推动了两国共同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威胁，海洋安全合作成为两国

① “В США Обеспокоены Стартующим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ми Учениями России, Китая и ЮАР у Южного Побережья Африки”,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7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s://topwar.ru/211134-v-ssha-obespokoeny-startujuschimi-voenno-morskimi-uchenijami-rossii-kitaja-i-juar-u-juzhnogo-poberezhja-afriki.html> [2024-11-10].

② “США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и Решение ЮАР Провести Военные Уч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и КНР”, ТАСС, 24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16866793> [2024-11-10];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Проведут Совместные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е Учения Около Шанхая”, Ведомости, 7 Июля 2023 г.,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23/07/07/984147-kitai-i-rossiya-provedut-ucheniya> [2024-11-10].

③ 参见张建、郭晓婷：《俄罗斯海洋安全观的嬗变及其启示》，《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7期，第96页。

④ “The U. S. Is Trying to Cripple Russia’s Vast Arctic LNG Projec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4, 2024, <https://www.wsj.com/finance/the-u-s-is-trying-to-cripple-russias-vast-arctic-lng-project-a5dd38ed> [2024-11-10].

⑤ “Быть в Порядке – Значит Быть и в Миропорядке”, РСМД, 27 Мая 2024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interview/byt-v-poryadke-znachit-byt-i-v-miroporjadke/> [2024-11-10].

的必然选择。<sup>①</sup>同时，中俄两国在海洋方向的国家利益并不相悖，中国并不参与俄担忧的北极军事和战略安全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多个层面的海洋战略协作增强双方保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中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中俄及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投资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和条件，吸引了更多外来投资者，加强了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带动了相关海洋产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区域层面上，不同区域的合作促进了中俄海洋合作网络的形成。俄罗斯近年主张建立欧亚安全体系，该体系不仅包括陆上，也包含海洋。中俄海洋合作能够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推动欧亚地区陆海统筹、安全与发展统筹的一体化进程，成为区域稳定的“压舱石”。同时，中俄海洋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共同提高远洋通道和深海资源的总体利用水平，实现更为广泛的跨区域合作，从而形成整体、综合和长期的海洋合作网络。

在国际秩序层面上，共同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秩序多极化。海洋秩序在国际秩序转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良好的海洋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追求安全和发展的保障。美国的“印太战略”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为抓手构建了一个跨越两大洋、包含多层面和多领域的合作框架，试图巩固海洋秩序主导权。<sup>②</sup>中俄在海洋合作上需要建立长期性项目，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促进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海洋合作方面的参与和互动，从而推动国际海洋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在全球治理层面上，中俄海洋合作在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方面潜力巨大。除2024年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的海洋污染治理合作外，还有诸如在海洋安全与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结合所引发的危机等方面的合作等。2022年7月中国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倡议，建议“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农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利”“不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展的人道主义粮食采购实施出口限制措施”等。<sup>③</sup>除此之外，科技发展也为海洋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在海洋军事和民事层面的应用不断创新，需加强规则制定和完善机制建设，让科技为全球海洋治理赋能，为前沿具体问题提供现实方案。中俄海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中不断涌现的威胁与挑战，引领全球治理，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所在。

① “Встреча с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нформгентств”, Кремль, 5 Июн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74223> [2024-11-10].

② Darshana M. Baruah, *The Contest for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1.

③ 《王毅提出中方关于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7月8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207/t20220708\\_10717772.shtml](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207/t20220708_10717772.shtml) [2024-11-10].

## 五、结语

在百年变局背景下，亚太地区的海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北约的“亚太转向”趋势引发大西洋形势与亚太地区形势的联动，美国的大西洋盟友与亚太地区盟友正在加强互动。俄罗斯的“太平洋大国”身份逐渐觉醒，其海洋观也正在发生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历史性转向，海洋利益观不断深化。在合作理念上，中俄海洋合作承载了反对海洋霸权、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使中俄海洋合作超越了双边关系层面的意义。在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构建的进程中，中俄海洋合作的提质升级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中俄两国在海洋方向具有深层次的共同利益，不存在结构性矛盾。两国海洋合作是双方基于国家利益的大国间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在安全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俄海洋合作的目标都是为两国人民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创造条件。这决定了双方的合作模式是真正平等互利、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与通过“小院高墙”搞阵营对抗的合作模式具有本质区别。

同时，中俄海洋合作超越了西方海权理念，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治海”观念取代了“制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树立了大国合作关系的典范。中俄海洋合作对国际海洋秩序多极化和全球海洋治理多元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一是增强域内抵御域外势力干涉的能力，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中俄海洋合作有助于加强亚太区域内国家的战略协调和充分沟通，在化解地区分裂和对抗风险，推动地区团结、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的同时，发掘合作发展机遇，促进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化调整，构建公正、包容、均衡、合作的地区秩序，降低域外干涉势力“长臂管辖”的力度。二是增强大洋博弈中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巩固海洋秩序多极化趋势。通过海洋合作，中俄在国际海洋博弈的大棋局中争取了更多的主动权，增加了自主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的路径，为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平等提供了更多机遇。三是提升了“全球南方”的海洋话语权，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中俄两个世界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制定和完善相关规则，有助于维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海洋权益。四是两国通过海洋合作展现了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和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中俄海洋合作丰富了全球海洋治理的路径选择和建设方案，为“全球南方”提供借鉴，夯实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收稿日期：2024-11-13，责任编辑：李途)

significant leg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nocent passage”. Although the incident raised international concerns about a potential escalation of the Cold War, both sides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mid the heightened tensions, they maintained open diplomatic channels, exhibited a willingness to resolve disputes, and swiftly enhanced existing preventive agreements, ultimately reaching a legal consensus and achieving a degree of reconciliation.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f this crisis underscores that in situations where fundamental conflicts are difficult to eliminate, establishing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mechanisms is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stable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 Given the current risk of “unexpected encounters” between China and U. 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needs to develop multi-layered crisis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safeguard its interests and ensure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Keywords:** U. S. –Soviet Cold War; Black Sea bumping incident; South China Sea;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nocent passage rights

### **Th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Overall Situation, Motivations for Adjustment and Implications /Liang Jiarui / 55**

Th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have a significant mark of the times and are form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strategic deployment. This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strategy, but also refl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sorting out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four obvious stages can be identified which are the local expansion period, the local strategic expansion period, the local maintenance of strategic inertia period, and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expansion period.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has rules to follow, and its evolution has an inherent logic. In gener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taken national interests as the cor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need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military strength at the time. When economic needs, domestic and foreign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military strength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so adjust its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overseas bas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accordingly.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has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Keywords:** United States; China; Pacific Islands Region; overseas bases; strategic development

### **China–Russia Maritime Cooperation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ssia’s “Turning to the East”/Zhang Jian / 73**

The oce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and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formation, and both countries’ views on the ocean are shift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equal emphasis on land and sea”. In the context of the “Turning to the East” strategy, Russia has taken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Far East and Asia–Pacific, reshape supply chains, and strengthen its participation at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levels,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maritim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t bilateral,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levels. Russia’s measures will further promote maritim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ocean. How-

ever, there are still issues with uneven cooperation dimensions, inadequate matching of concepts, needs, and potential, and incomplete synchronization of subjective positioning and cooperation practices in China–Russia maritime cooperation. Both countries ne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 Russia relations; Russia’s shift towards the East;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ocea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

### **The “Three Seas Linkage”: The US Maritime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China and Its Impact / He Xianqing / 91**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Taiwan Strait (referred to as the “Three Seas”) are vital to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Driven by the strategic need to maintain its maritime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inuously intensified its perception of threats from China, enhanced its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China’s “Anti-Access/Area Denial” capabilities, and attempted to exploit maritime contradictions surrounding China. It seeks to advance the “securitiza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 Seas” issues and achieve efficient containment of China through a “Three Seas linkage” strategy.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structed a narrative logic surrounding the “Three Seas” established a military base network aimed at containing China, carried out diverse military deterrence actions, and built numerous bilateral and small multi-lateral alliance networks to strengthen its maritime containment posture against China. These a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tensified of Sino-US maritime competition, disrupte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order, negatively impacted China’s surrounding maritim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increased the cost of China’s maritime rights protection.

**Keywords:** Three Sea Linkages; maritime security; South China Sea; East China Sea; Taiwan Strait

### **Theorizing Sovereignization in Digital Space: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al Challenges / Yuan Meishi / 107**

Sovereignization in digital space emerges as a pivotal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n constructing global digital order.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cri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digital sovereignty—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domestic digital governance—and digital spatial sovereignty, which addresses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construction and boundary reconfiguration.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f submarine cables,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ree key insights: First, mobility,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fixed territoriality, defines the essence of digital spatial sovereignty. Second, thi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s reshaping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 security, shifting strategic priorities from territorial defense to the contestation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Third, digital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pivotal actors in configuring digital space, forcing states to navigate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asserting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collaborating with private corpora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stablishing digital spatial sovereignty demands moving beyond conventional territorial logics to embrace mobility-centered approaches. This shift offers a fresh theoretical lens for reconcil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ultimately tackling the core dilemma of sovereignty: how to safeguard state autonomy while fostering an interconnected global digital order.

**Keywords:** digital spatial sovereignty; digital sovereignty; mobility; submarine cables; digital enterprises; global digital order